

情女私玉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四十二 卡德蘭／原著・洪鯤／譯





世界名著 / 愛的故事之四十二

玉女私情

卡德蘭 / 原著 · 洪鯤 / 譯

玉女私情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④

著者	卡	德	蘭
譯者	洪		鯤
出版者	明	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		
	電話：H 6 1 6 6 8 3		
發行所	明	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		
	電話：H 6 1 6 6 8 3		
印刷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	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		
定價	港幣6元	外埠美金	1.5元
初版	1 9 8 1 年 7 月		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*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一九年

史塔佛頓伯爵收緊繮繩，停住馬車，馬夫立刻從後坐跳下來。

「老爺，下頭都是碎石子路。」他興奮地奔過來說：「這些路壞透了。」

「壞到了極點！」伯爵更強調地說。

他把馬繮套在馬車前頭，然後下來。

這路確實非常崎嶇，假如石頭夾在馬蹄上他也不會覺得奇怪。

也許自己太輕率了，居然選上一條崎嶇的山路，但是他急著要到倫敦去，急著離開阿爾班街附近那座可厭的磨房，那兒住著兩個有名的拳師。

那是一場非常精采的拳賽，伯爵還付給贏方一筆相當數目的款項。事實上那些傢伙幾乎從頭到尾一直在打呵欠。

無可否認的，伯爵這個人是不容易討好，但偏有那麼多人和事不得不讓他罵聲「混蛋」！

這是個令人愉快的春晨，路邊野花開遍，青翠的草地上星星點點。籬笆內的櫻草和野風信子連成一片，彷彿林裏鋪了一張綠色地毯。

馬夫從馬蹄中挑出一顆尖銳的石子。伯爵四處眺望，又愉快地望望自己的馬匹。這一隊馬真可說是「絕配」，相信「乘馴俱樂部」裡再也沒有比這更相配的了。

爲了舒展一下筋骨，他散步到草地上，不顧花粉沾到自己那雙綴有總帶的長筒馬靴上。這雙馬靴曾因賽馬冠軍而大出鋒頭。

他走到一堵磚牆旁邊。這堵牆相當高，似乎圍繞著達官顯要富貴人家的大庭院。

磚薄薄的，歲月將原來的鮮紅褪成深粉紅色，表示這堵牆是依莉莎白時代建的。伯爵是一位古董專家。

春天的陽光照耀粉牆上確實美極了。他真希望自己家裏那棟房子也是這種顏色。正思維間，突然有件東西從他額上飛過，只差幾寸就打中他的頭。

東西拍地落在腳下，他驚奇地發現那是一個皮包，並不太重，可是當作武器却相當危險。

他找尋這東西的來源，赫然發現一個女人從牆上爬過。

先是看到一條很不相襯的長腿伸過牆來，然後一位婀娜多姿的女子優雅地從牆上躍下，柔媚地平衡自己以防跌跤。

女子低著頭尋找皮包，赫然發現皮包在伯爵腳下。

「真是危險到了極點。」伯爵冷冷地說：「假如那東西打到我的頭，可能早被妳打暈了。」

「誰知道會有人正好站在這個牆下？這裏本來很可能會有人爬下來的嘛。」

她邊說着邊走近來。她把小軟帽夾在腋下，秀髮閃耀着金黃色的光澤。

她抬頭望着他，眼如秋水，晶瑩剔透。她斜睨牆角一眼，透着些許調皮。

嘴唇微翹，顯得更俏皮伶俐。

她並不怎麼漂亮，可是臉蛋相當迷人，跟伯爵以前看過的女孩子截然不同。

「離家出走？」伯爵猜測說。

「假如我可以從大門出去，就不必翻牆了。」

她邊回答邊彎腰拾起皮包，這時，她發現了伯爵的馬。

「那是你的馬？」她滿懷敬畏地問。

「是的。」他回答：「馬夫正在給馬挑石頭，妳這條路可真難走！」

「哼！才不是我的路呢！」女孩子立刻反駁：「這些馬真不錯，我還沒見過這麼棒的馬！」

「這是我的光榮！」伯爵嘲弄地撇著嘴唇說。

「你上那兒？」

「倫敦！」

「那……請你……帶我一起走，好不好？我正要去倫敦。我最喜歡駕馭這麼漂亮的馬了。」

她說著走近馬兒，完全忘了皮包還躺在伯爵的腳下。

「我覺得我有責任問妳爲什麼逃跑？從那兒逃出來的？」

伯爵嚴肅地問。

女孩已經走到馬的跟前了。她佇足審視著馬兒，眼睛充滿光采。

「真棒！」她嘆息道：「你怎麼找到這麼相配的四匹馬？」

「我在問妳問題。」伯爵堅持著。

「唔？」她心不在焉地說：「我是從學校逃出來的。在他們發現我出走以前，我們必須儘快離開。」

「我不願做這種該受譴責的事。」

「這話聽來真是老古板。」她嘲諷地說，「假如你不願意帶我走，那麼那個屠夫傑勃願意。」

不管什麼時候，他都揮之即來。」

「妳跟他約好了？」

「沒有。不過我跟他談過他的馬，我知道他會幫忙的。」

她一邊說一邊望望前頭，然後回過臉望著伯爵。

「請你帶我走。」她幾乎是乞求地說：「不管你怎麼說，我都不會回去的。反正不是你就是傑勃帶我走，但是我更喜歡坐你的馬車。」

她還說着，馬伏挺起身子說：

「老爺，一切都準備好了。」

女孩依然凝視著伯爵。

「求求你！」可憐兮兮的聲音。

「只有一個條件。」

「什麼條件？」

「告訴我為什麼妳要出走，假如我認為理由不充分，就再送妳回去。」

「你不能這樣奸詐！」她大叫：「我的理由很充分呀！」

「那就好。」伯爵咧著嘴笑了。

伯爵扶著她進入馬車，解開繮繩。

馬伕拾起皮包，放在後座。伯爵跳上高高的駕駛座，吆喝一聲，絕塵而去。

沈默地走了一段路，伯爵才發覺他的同伴不是對他有興趣，而是對他的馬好奇。

「我在等著……」他說。

「等什麼？」

「妳知道等什麼。我覺得妳在使用緩兵計，只要拖延到差不多離開了學校，妳就不必告訴我了。」

她甜甜一笑，嘴唇微翹，看越來越迷人。

「你真聰明。」

「我並不像妳想像的那樣愚蠢。」伯爵尖刻地說：「到了倫敦妳要去找誰？」

他的旅伴輕輕地笑了。

「但願能告訴你是一個殷勤的公子哥兒，但是老實告訴你，假如有那麼一位公子，我就不必偏勞傑勃或是像你這樣的陌生人帶我逃學了。」

「不找什麼人？那妳急著到倫敦幹什麼？」

「因為我太大不能再留在學校了。那個可憎的禽獸監護人硬要我青春浪費在哈羅門。」

「哈羅門有什麼不對勁？」伯爵問。

「沒有一樣對勁！悶得發慌，每個人都老朽迂腐不堪。我在那裡過聖誕節，結果除了教區牧師沒見到一個人。」

她的話尖酸刻薄，說得伯爵笑了起來。

「看來妳在那個地方是受夠了。」他說：「難道就沒別的地方可去了嗎？」

「有些地方我的監護人認為不夠遠。」女孩說：「那個可惡的畜生甚至不回我的信，我提出的任何建議都被他的律師駁回。」

「他好像很無情嘛。」伯爵若有同感地說：「妳現在回倫敦是決心當面反抗他嗎？」

「當然不會，我不想接近他。我懷疑他不見我，也不跟我通信的原因是他正在侵吞或挪用我繼承的遺產。」

伯爵若有所思地轉過頭看她，那頂繫著深藍色絲帶的軟帽被壓得扁扁的，那襲長衫看來單調平庸。她激動地說：

「你以為我看起來不像個繼承人是嗎？我連穿衣服都要經由表姊艾黛莉挑選，她已經快八十歲了，還得由『監護律師』支配她的錢。」

她咬緊嘴唇，接著說：

「上個星期我已經滿十八歲了，我所有的朋友——知心的朋友，去年都參加成人宴會了，我仍然在悲悼父親的去世。我猜想，他們一定是想盡辦法不讓我出現在法庭上，但是今年，我相信我可以去倫敦了。」

「監護人憑什麼拒絕妳？」

「我不是告訴你了嗎？我從來沒接到那個畜生一封信。自從聖誕節以來，我寫了一封又一封，而他的律師只回答我說要我繼續呆在學校，直到有進一步的通知。」

她吸了一口氣，繼續說：

「我一直等到現在，三個月了，最後我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。我要自己管自己的事。」

「妳到了倫敦以後想幹什麼？」伯爵問道。

「我要變成一隻流鶯。」

「流鶯？」

「那是卡蕾的哥哥魯柏特為她們取的名字，不過我相信還有另一種說法是『風塵女郎』或『神女』。」

伯爵吃驚得忘了執轡，馬兒狂奔起來，他立刻收緊繮繩，然後說：

「妳知道不知道妳在說什麼？」

「我當然知道。」同伴說：「假如社交界不能容納我，我就要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。」

「我不相信妳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。」

「我最要好的朋友卡蕾去年來看我時，跟我詳細地說明過了。所有的公子哥兒都有情婦。大家都以為自己找的女人只屬於他自己，不再屬於別人。其實流鶯只要姘上一個男人，還是可以再挑選一個小白臉玩玩。」

「難道妳相信那種生活適合妳嗎？」伯爵斟酌字彙，小心地問道。

「總比生活在那個死氣沈沈的老學校裏來得精采。她們能夠教的我都會了。當然，我對情夫也要小心地選擇，以免浪費時間。」

「但願如此。」

「能夠為所欲為，你說多有趣！不再有人老是跟在屁股後頭告訴我什麼又做錯了，什麼又不雅了什麼的。」

「有沒想過妳會做些什麼？」

「到寶松園去看看烟火，開自己的馬車逛公園，每天晚上跳舞，自己擁有一棟房子，不必為結不結婚操心。」

「妳不想結婚？」

「當然不想，那比當情婦還壞，永遠跟一個男人綁在一起，哼！卡蕾說，好像女人光把這個社會當作結婚菜市場。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她說每一個涉世未深的少女都在爭相釣金龜，只要男的有地位，有財產，胖一點、老一點都沒關係。還好我用不着耽心這點，我自己有一筆非常鉅額的遺產。」

「當然咯。對了，假如妳真有那麼多財產，監護人會不會讓妳用呢？」

「我說過了，他從不給我回信。律師告訴我清單已經送給他了，只要他簽字就可以付錢給我。可是我需要馬上得到現金。」

「妳最好想辦法得到那筆財產，總比幹妳說的那種職業強。」

「職業？」她懷疑地問：「流鶯也算是一種職業嗎？真有意思！」

伯爵想好好地跟這個好辯的女人抬抬槓，可是話到嘴邊又吞了下去，默默地皺著眉頭好像很專心地駕馭著馬車。

他不知道該怎麼對這個任性的小姑娘解釋。他確信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幹的事情到底有多少複雜。

他可以想像得到，她如果一意孤行，必定會發現置身於一群荒淫無恥的流氓太保之間，他們

無所事是，參加飛車黨，競駛於鄉道，目的只是在尋找刺激。

「不告訴我名字？」過了一會兒他問。

「柏翠納……」她欲言又止。

「應該還有個姓才對。」

「我已經告訴你太多私事了。讓你知道太多是不聰明的，說不定你是我父親的朋友。」

「那我更該勸阻妳做那種不名譽的事。」

「沒有人能阻止我。」柏翠納說：「我下定決心，等到能自立，就要跟監護人週旋到底。」

「我想妳一定沒問題的。」

柏翠納微微一笑。

「不曉得你有沒想到，說實在，我在逃學以前就準備好了。我等這一天等了好久。」

「什麼準備？」

「我籌了一筆款項。」

「怎麼籌的？」

「我寄了一張自己做的清單給律師。」

「什麼清單？」

。」

「有關書籍、制服，還有各種雜費的繳費單，我想他們一定會懷疑，可是他們會給得很爽快。女孩說得那麼得意，伯爵也不禁微笑起來。」

「我看得出妳很機靈，柏翠納。」

「不得不如此。」她回答道：「除了該死的表姊艾黛莉之外，我在世上是無親無故。」

伯爵默不作聲。半晌，柏翠納又接著說：

「相信我一定能拿到錢獨立生活。只要我把自己弄成倫敦的話題，監護人就不得不把錢交出來。」

「假定他不肯？」

柏翠納嘆了一口氣：

「當然，他不肯。那樣我只好等到滿二十一歲，才能獲得一半；等到二十五歲，我就可以得到全部了。」

「我想，在所有遺言中，都可能有個但書——假如妳結婚……」

「是的。」柏翠納同意道：「可是我却不願結婚，把所有的錢交給我的丈夫去支配。」稍停，她又諷刺地加上一句：

「他還不是會像我的監護人一樣，把錢統統吞下，不給我分毫。」

「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樣。」伯爵溫和地說。

「卡蕾說，這個社會充滿了『淘金者』，一些纨绔子弟天天夢想着討個富婆，我看當流鶯還過得愜意些……反正我是當定了。」

「對男人妳似乎還不太了解。」伯爵道：「我不相信妳一定可以找到一個特別迷人的男人作情夫。」

柏翠納沉思了一會兒，說：

「我不要再向他提出什麼經濟要求，卡蕾的哥哥告訴她，他的情婦每年都向他揩一筆財產，她要馬、車子、賽西亞的房子和許多珠寶，可是打死他也拿不出那麼多。」

「我不知道卡蕾的哥哥是何許人，不過我以為他對公子哥兒的描寫不盡可靠。」

「他叫維斯康孔勃。」柏翠納說：「卡蕾說他是個時髦人物。」

這就是柏翠納知道的所有資料！伯爵暗暗地想。

他認識維斯康，那是個相當樂天派的笨傢伙。他很浪費父親莫孔勃侯爵給他的津貼。他的父親生活放蕩，搞得聖詹姆斯俱樂部人盡皆知。

彷彿看穿了他的沉默中若有所知，柏翠納問道：

「你認識魯伯特？」

「我見過他。」伯爵承認了。

「卡蕾認為他會待我像丈夫一樣好。他一直需要錢。可是我不要丈夫，我要獨立。」

「我希望妳了解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。」伯爵說。

「那爲什麼有些女人會當流鶯？」

「通常並不是因爲擁有一筆遺產。」

「有遺產也沒有用，假如不能得到手。」柏翠納說得好像很合邏輯。

「假如妳聽勸，」伯爵說：「我建議妳，在做得過火以前先見見監護人比較好。」

「那有什麼用？」柏翠納激動起來：「他一定會氣壞了，又叫警衛把我抓回學校，然後我又得重新再準備逃走。」

「其實只要說明妳年紀大了，不適合再呆在學校，而且同學都參加過成人舞宴，他會諒解的。」

「諒解！」柏翠納嗤之以鼻：「他從來不知道什麼叫諒解！爲什麼？爲什麼世界上男人這麼多，爸爸偏偏要選他當我的監護人？我料定他是一個老古板、死腦筋，不知道什麼叫快樂。」

「妳怎麼知道他就是這樣？」